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十一、雪山打圍震英威

妻公亮和乃兄公明號稱關中雙俠，起初家住終南山中，平日專喜濟困扶危，行俠仗義，兩弟兄均有一身驚人武功，各有一口好劍。公亮雖比公明稍差，但他另得高明傳授，所用暗器鐵環手箭和七枝金鱗鏢，百發百中，無人能敵。十六歲上便名震關中，曾在潼關路上獨鬥十四名江洋大盜，比乃兄名望更大。弟兄二人均未娶妻，年已將近三十，看去卻極年輕。十年前偶往長安訪友，遇見秦真之兄秦正結為好友，後便移居香粟村。秦氏弟兄上輩便在山中開墾，家雖豪富，待人卻極寬厚。自從父母死後，覺著這大一片產業原是眾人之力開墾得來，不應據為私有，互相商定，召集全村的人，按照人口重新分配，下餘還有不少，作為公產。

一面照舊開發增加財富，以備人口增加時分配之用。村人平日衣食享受本少高低之分，經此一來越發家家富足，生活安樂，勞逸同享。同以秦氏弟兄為首，聽他指揮，為眾除害生利而外，別的都一樣。村人又是文武兼習，耕作之餘不是分班讀書識字，便從秦氏弟兄練武打獵，本是一處從無憂患的桃源樂土。

妻氏弟兄一來，越發把那深藏山谷中的沃野點綴出無邊美景，日常無事，偶然也分頭出山，採辦山中必需之物，並將山中出產的獸皮、藥材帶往山外賣掉，多餘的用來救濟山外貧苦。尤其每年中秋前一兩月必要出山一次。秦真年也二十，身量雖不似公明矮小，看去也只會個十六七歲的幼童。

因其天性好動，長安城內又住有一位至親，是個有名望的老武師雲天驥，有時將此人接來山中住上三兩月，再送回去，還有幾個姪子，也都練有一身好武功。本來安樂無事，西山照例難得前去走動，只為數年前惡霸巴永富虐待土人越發厲害，被公亮、秦真無意之中發現，秦真因守先人之誡，雖未出頭，卻將那兩個受害土人全家帶走。

後被已賊探出一點虛實，心中憤恨，正要帶人前往問罪，將那兩家土人索回。不料還未起身，便有一好友來訪，也是一個本領甚高的獨腳大盜，便向來人談起前事。那人一聽大驚，忙即勸止，隨說關中雙俠現已遷往香粟村，千萬不可冒失。

巴賊之父死時原有遺命，向巴賊再三警告，說：「東山秦家當初原和我們一同入山開墾，因見你祖父對本山土人隨意鞭打，從旁勸說，爭論了一陣。你祖父說，土人性野，蠢而無知，沒有威嚴決不聽命。老秦卻說，都是一樣的人，只要耐心勸教，加以幫助，這類天真渾厚、誠實無欺的土人更容易感化。」

「你此時恩威並用，到時自能多耕多種，在你統率之下，他們將取來的獸皮、藥材，也不致被山外來的好人用賊價騙去，鬧得他們得不償失，平白冒險，費了許多力氣，所得有限。眼看許多有價值東西不肯出力採取，丟在山裡無人過問，山外的人卻買不到。」

「因你太喜立法立威，令出必行，樣樣都要由你做主，以為不將主權取得，土人未必肯服，上來便用許多心計，把他們的田地果園設法買下，引誘他們賭博，轉成窮苦，再加恩惠，給他一點好處。一面立下許多山規不許違背。土人只要按時為你耕作，樵彩打獵，你過舒服日子。」

「雖然所得被你分去一半，不似以前，過今天不想明天，仗著山中出產豐富，隨遇而安，聽天由命。便能得到值錢東西，也被外人欺騙搶奪了去。彷彿現在每人都是有家有業，所耕種的田地之外，每家都有牲畜農具，比起以前，只更安定。但是天下事並非一成不變，人力有限，慾望無窮，不勞而獲決不能久。」

「自古以來，休說有錢人家，便是公侯將相的子孫，凡是專享現成的子孫，能有幾個好的？連歷代帝王都不能保子孫長久，何況山中一隅之地？非但待人要寬厚，自家子孫也須共同力作，使知稼穡艱難，或者還能多管幾世。」

「如今你辛苦半生，將這片山地巧取豪奪，擁為己有，以為子孫只要把你家傳武功學會，鎮壓得住這些土人，便是萬年無憂，卻沒想到大利所在伏有大害。你對土人只想統治他們，用上許多手段，雖將人家終年辛苦勞力所得平空分去一半，因你管理得好，出產增加，反比以前富足。」

「本心也不想虐待他們，便覺德良意美，自己成了大富，子孫千年百世永遠享受，便是他們土人也得到你的益處。可是你家子孫從小嬌生慣養，除將你那家傳武藝學會而外，只會享受。你在，或者相安無事；你如死後，他們從小高高在上，從不把這些土人放在眼裡。」

「土人在你家嚴刑威迫之下，連你家下人也畏如虎，惟命是從，不敢反抗。後輩兒孫覺著他是本山之王，始而作威作福，稍不如意便加鞭打，終於隨意生殺侵奪，無所不為。自來尊者愈尊，卑者愈卑，富者越富，窮者越窮。一方是威權日重，貪心日濃，驕奢淫逸，盡情享受，用的人也越來越多。」

「一旦財力不夠他的揮霍，或是富了還要再富，勢必盡情搜括，強搶硬奪，無惡不作。手下惡奴定必助紂為虐，變本加厲，決不知眾怒難犯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多行不義定必自斃。忽然變生瞬息，立時家敗人亡。與其叫他們將來多養武師打手，清客閒人種種耗費，何不對待土人寬厚一些。使其每人都有田業，就收他一點田租，不要過分，人人安居樂業，不受欺凌打罵，叫他變亂他也不肯。」

「這些田地雖不是你一家所有，照樣全山首戶，遇事仍可做主，無人敢於違抗。你將僱用打手閒人的錢財省下，算起來還是一樣，並還少操多少心，少結好些仇怨，使土人由畏懼變成敬愛，互無疑忌。比那一人自尊自大，除受下人恭維外，這大一片山地，別無餘人可以親近。你看不起人家，人家當面不敢倔強，背後切齒咒罵，豈不要強得多？」

「你祖父性剛，自難入耳。雙方本是好友，為了一時不平，越說越僵，終於反目。秦老父子三人當時誇下海口，說他不消十天，便帶著同來親屬下人去往東山覓地耕種，重新開闢，平日所耕地地情願奉送。除牲畜農具本他帶來必須取走而外，最重要的所差只是人力。明人不做暗事，問我們是不是嫌人多，可否由他帶些同走。」

「你祖父和我氣他不過，又知東山虎狼之區，只有以前名叫惡鬼峽，現在改名同安谷香粟村內有一片可耕之地。地方既小，又有大片森林，毒蛇猛獸終年出沒。初來那年曾和他們去過，事情實在萬分艱險。心想，雙方近來為了土人嫌怨日深，其勢又不便翻臉為仇。」

「二虎同穴，終有一傷，難得他父子負氣說這大話，並將所開闢的千畝良田分文不要全數留下，哪裡還有這樣好事，當時還不過意，除任其帶走兩百個土人，隨去開墾而外，並對他說：我們多年老友，山中土地原是我們共同買下，人力財力也是你出得多，這樣分手於心不安。」

「惡鬼峽不是生人所能常住，請你另換一處。如今與你分山而治，以離此十餘里的森林前面為界。以後各聽天命，兩家子孫各不相犯。無論主僕下人，除卻以禮來往，稍有不合，誰也不許過界。土人雖多自願隨行，但也經他暗中挑選，早就說好。全家和所有土人家屬已在暗中準備停當。」

「一經議定，當時說走就走，這樣危險艱難的地方，竟無一人為難退縮，推托不去，未去的人有些並有羨慕之容。彷彿他家待人太好，此去就是天堂，顯得我們父子多麼兇惡一樣。這個已是氣人，臨分手時，小秦更是可惡，先在靜聽一言不發，等我父子話完，才說這東西兩山的界線分得實在公平，萬分感謝。也極希望兩家子孫各遵先人之命，除卻彼此情感真好，你們如見我們的法於還行得通，改變初意之後互相來往，平日無事誰也不許過界。」

「但是惡鬼峽業已看定，家父和我都是言出必行，非但要做出一個樣兒，雙方心志不同，也是隔得越遠越好。蒙老伯厚意，將交界這片森林空地留與我們，免得受那猛獸毒蛇侵害。為防下人無知，相隔太近，生出枝節，傷了和氣，這片地方至多偶爾來此打

獵，決不開關，以免過近生事，還有好些帶骨子的話。

「我們初意他父子定必受盡苦難，一事無成，就不好意思回來，也必另換地方，不知要吃多少苦頭。那些踴躍爭先的土人傷亡一多，受不住那樣艱苦危險，也必相繼逃回。哪知在他父子統率下，同甘共苦，互相努力，冒險開發，不到兩年，竟將谷中森林斃伐殆盡，開出大片肥土，還興出好些湖蕩水利，風景簡直比畫圖還好，果然未用一點嚴刑重罰，人人安樂，越過越好。

「我們家傳武功，不傳外姓。他父子反倒常時教與土人，多厲害的猛獸也侵犯他們不了。只地方比我們小得多，不能養活多人是個缺點，餘者無一不比我們勝強十倍。始而我和你祖父想起氣憤，兩下也斷了來往。後來祖父病故，他來弔喪，我往謝孝，一看人家真想得到，全村那麼多的人簡直一條心。

「他雖比土人田產多，也是他全家親屬自行開發，不過土人感他恩義，遇事全部盡力相助，以致越來越富，從無一點強迫，各耕各田，但全聽他指揮統率，每人都有自己田業，他是大富，土人是小富而已。看那意思，也是料定兩家世交至好，知我要往謝孝，特意引去，想希我做了莊主，重訂山規，學他的樣。我也曾經心動，無奈積重難返，心想上人蠻野無知，到底難於駕馭，只要不隨便打罵，稍微寬厚一點，不再刻薄他們，一樣也保平安，何苦多費心力。

「起初還好，近年家中人口越多，費用越大，不在他們身上想方法，難免要動每年固定的積蓄，只好把租糧加上一點。此端一開，差不多每隔兩年便要增加。我見他們還吃得住，和以前差不多，只是有那人多田少的格外勞苦一點。既能相安，也就不以為意。直到生病以前，有兩土人全家逃走，方始警覺。

「不久病重，日前半夜醒來，細想前事和你平日性情為人，分明全被秦家父子料中。對頭父子真個謀深慮遠，機智絕倫。他一樣是用人出力，供他全家享受，不過心機周密，方法巧妙，使人出於自願，並感激他的恩德。為防子孫不肖，驕奢任性，家規極好，從小便令領頭下田，同出打獵，和土人打成一片，親如一家。

「又加上許多防患生利的好法子，自然全村一心，越過越好。他那獨門絕技其實並未全數傳人，可是村中人人武勇，多麼厲害的強敵和毒蛇猛獸也侵害他不了。照此下去，就不一定是他家百世之業，怎麼也比別人要多過好幾輩。我因一時因循，當年明知他想得好，做得妙，沒有學他的樣，你又獨子嬌慣，自來任性，從小兇暴，更喜酒色享受，將來非被料中不可。

「此後還要格外小心，管理全山才好。學他好樣，你決做不到；我只望你照我前數年所為。近年土人租糧業比以前加了半倍，所餘無幾，人口稍多，連吃的都不夠。你能照我所說減少一點回到原數，再好沒有。否則也要至此為止，不許絲毫再有增加。

「否則，眼前他們仗著多年積蓄還有一點餘財，內裡逐漸窮苦，表面還看不出，等到積蓄賠用一完，難於苟全，你再任性鞭打，隨意凌辱，他們無法忍受，便非叛變不可了。你要記准，沒有油的骨頭，多快的刀也無用處。不怕搜刮多凶，第一是要人家本身能夠度日，人到急時便要拼命。竭澤而漁，兩敗皆傷。莫要叫對頭看了笑話。

「還有他父子和我們一樣，老的已死，小的已老，兩家都是第三代子孫，年紀都輕，難免自傲喜事。休看你小時隨我謝孝，他那村中到處都是歡天喜地，精神飽滿，笑語如春，和氣已極，看不出絲毫武氣，實則全村上下無一不是能者。你不惹他，還要防他這些後起的年輕人不顧上輩交情，見我們這裡土人窮苦，偶然多事，來打不平。

「再要下人無知：樵獵相遇，口角結怨，一成敵對，我們決非他的對手。就是你本領高強，莊中武師打手頗多，也有幾個能者，須知人家大眾一心，一旦有事全能拼命，我們只是酒肉之交和金銀請來的烏合之眾，有本領的先沒有他多，全莊土人更是人人怨恨，心腹之患，平日被你威力震住不敢反抗，你和人家對敵，先要防到後路空虛，土人叛變。

「得勝還好，稍微一敗，土人必做內應，群起而攻。休看他們不會武藝，個個都有氣力，平日各顧各，隨便受欺，自顯不出，等到變生頃刻，合成一起，他們業已橫心，便是死活存亡關頭。

「你用的人都有身家，決不肯得你一點俸祿為你拼命，也是能勝而不能敗，見勢不佳，早已各打主意，剩下你兄妹二人和些老弱婦女，天大本事也打不過人多。你至多仗我家傳本領，孤身逃走，鬧個家敗人亡，財產蕩盡，連祖宗墳墓都保不住，豈不悲慘已極？

「你妹柔雲聰明孝順，經我常時教訓，深知利害。我死之後，你兄妹二人本來友愛，遇事務要和她商量，聽她勸告，我才能夠瞑目。山中沒有好人家，秦家弟兄門戶年貌俱都相當，你以後如能設法將兩家結為婚姻，非但好極，還可免去許多後患。

「無奈雙方勢同冰炭，決辦不到，再說也無法使人做媒，我已不做此想，不去說牠。你朋友雖多，決不配做你妹婿，此後務要代她在外面留心物色，甚而由她自己挑選均可。滿了二十，如無良姻，不妨任她結一有本領的女伴，借著出遊，去往山外各州縣走動，婚姻聽其自主也可。」

說時聲淚俱下，臨斷氣時，還在嘶聲位說：「以後千萬不可和秦家為敵，非到真正欺到頭上不可妄動。對方就是偶見不平，幫助土人，也是暗中相助，無故決不會公然破臉。我們稍一忍耐，假裝不知，便可過去。」

巴賊此時聽來人一說，想起乃父臨終之言，越發心驚。再問日前來人形貌，內一短小精悍的少年正與關中雙俠中的婁公亮相同，越發不敢冒失。雖止前念，心卻懷恨。前三年因有青狼大群為害，牲畜、土人傷亡甚多，地方太大顧不過來。忽然想起前事，知道狼群曾往東山擾鬧，也傷了些人畜，立時乘機命人下書，約會東山諸俠兩下合圍，搜殺凶狼，就便看看東山對頭的本領。

婁、秦等人知他用意雙關，又是為人除害、彼此有益的事，欣然應諾。這一對面，巴賊才看出對頭的威力。當時來赴約的共總不過百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並非全村出動，比巴賊這面少了一多半，還不算隨同助威埋伏各處路口虛張聲勢的那些成千的上人。

但是來人都穿著一色白羊皮的密扣獵裝，手持刀叉，腰掛弓矢鏢囊，精神抖擻，裝備鮮明，行列尤為整齊，彷彿久經訓練，受過軍法部勒的精銳之軍。九人一隊，看去稀落落十來起，人數不多，不知怎的別具一種威風氣概，不像巴賊這面亂哄哄三百多人一擁齊上。

先是婁公亮和秦氏弟兄三人同在兩山交界的森林外面相待。巴賊後到，和十多個最有本領的武師搶先迎上，見對方共只三人，先覺故意逞能，不帶人來，心中有氣。及至相見問明，才知人已帶到，因來較早，正在附近探望凶狼蹤跡，隨時可以喊到。

說罷，秦真把手中紅旗一揚，一聲銀笛，這老少男女十一隊人立由林中和附近山崖上從容走來。看去只覺腳步一樣整齊，並不甚快，也未逞能。等到雙方說好下手合圍，一聲令下，立即分途馳去。婁、秦等人道聲「靜聽捷音」，也緩步往林中走進，不知去向。

巴賊因未看出對方深淺，上來約好七日雙方均有酒肉犒勞，各生了好幾堆營火。因想看個就裡，正值雪天，忍著寒冷，在山頭上搭一帳篷，同了十幾個心腹同黨日夜守望察看。惟恐不過人家，還出了許多賞格。

先見對方始終九人一隊，終日出沒深谷，危崖、森林、雪地之間，彷彿到處都有他們的人往來出沒，時隱時現，狼卻難得見他真個打倒。自己這面人雖沒有他們整齊，但是常有獵獲。因氣對方神氣活現，兵器裝束樣樣好看，事前沒有想到不如人家，每當打來青狼，必要歡呼慶功，追起狼來也是喊殺之聲震撼山野。

對方只是靜悄悄的往來穿行，時遠時近。第三日想起可疑，正覺事完還有互相慶功，各比所得，不應如此只做空事。忽聽狼嗥之聲，遙望斜刺裡一條山谷中飛也似跑來三四百條凶狼，都是亡命飛馳，眼看朝著自己這面竄來。忽聽幾聲銀笛過處，谷旁峰崖上下突有許多東山來的白衣壯士同時出現，鏢箭齊發，晃眼便將狼群殺死一半。

下餘狼群本順谷徑亡命逃竄，忽然紅光照耀，前途火起，將路隔斷。凶狼被火驚退，情急反噬。東山的人只有六隊，埋伏兩旁峰崖之上，後面還有一隊，由秦氏弟兄率領，追在狼的後面。這時凶狼連受傷的看去還有一百多條，前面共只十一人，又當情急拼命之際，形勢十分兇險。

跟著又是一聲銀笛起處，兩旁崖上的人先是鏢箭如雨從上打下，那狼還未與人對面，先被鏢箭射中，又打死了七八十條。這些

人非手無虛發，所用鏢箭更是厲害，多打中凶狼致命之處。那麼兇猛而有長性的白額大青狼竟不堪一擊，十九慘號一聲，往前一躡，便自倒地身死，就有那未死的也都受了重傷，自相殘殺，亂作一堆。

崖上下七隊六十三人加上秦氏弟兄忽然紛紛縱入狼群之中。不知何故，青狼那麼凶毒的爪牙，人竟不以為意。那狼只一撲到還未近身，便被對方縱身一刀將頭斬落，或是斫成兩段。內有幾個手持長叉力氣最大的更是威猛。叉頭一起，便將狼刺個透穿；順手一甩，便和拋球一般飛起好幾丈高遠，帶著大股鮮血墜地身死。當時只見刀光劍影往來縱橫，所到之處凶狼紛紛傷亡。

那佈滿白雪的山谷到處被狼血染成紅色。凶狼慘嗥之聲山鳴谷應，淒厲刺耳，聞之心悸。漸漸由多而少，由少而無，共總不到半個多時辰，大群凶狼竟被殺光，屍橫地上。內中幾條乘隙往來路驚遁，箭一般剛竄出沒有多遠，前面也未見人，不知何故，忽然朝天縱起，仰翻倒地，慘嗥得一兩聲便不再動。等到狼群殺完，未了一條大凶狼身已受傷，向前狂竄，去勢比前更猛。

方想前面無人，這一條許能逃走，忽見對面飛來一條人影，那狼見人立時躡起猛撲過去，人、狼勢子都急，眼看撞上，來人身形微微一閃，一聲慘嗥過去，狼已由頭到尾斫成兩片，屍橫就地。來人卻到了狼的身後，相隔竟在一丈以外，身穿那件反羊皮的白衣一點血漬都無，正將寶劍從容回鞘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婁公亮。

巴賊和手下的人正順山路趕去，看得逼真，才知對頭本領真高，休說為首三人，即便帶來的九十九個土人也無一個弱者。心中驚奇，自知不如，只得強為歡笑上前慶功，並請打狼的人同往山頂犒勞。到後一談，才知前三日對方因恐狼群太多，性又多疑，人數一多必往遠處逃竄，人去又來為害，仗著大雪，狼行之路照例一條直線，與別的野獸不同，容易發現蹤跡。

一面探明巢穴，見狼太多，為數有好幾百，先派人遠遠圍成一圈，斷牠道路；並設疑兵，使往一處驚竄；再由大而小包圍過來。一面看好地勢，搶前埋伏。可惜中途有人拿狼試手，將其衝散，沒有全數除去，雖有人往追，不知能否成功等語。巴賊才知對方看好形勢，謀定後動，並還深知狼性，到了時機方始下手，一舉成功，連自己手下所殺的狼也是對方恐自己徒勞無功不好意思故意趕來，但未明說。

覺著對方言大而誇，心中氣憤，正想回敬幾句，忽有兩個得力同黨由前面趕回，暗中止住，假意盡歡，將人送走。一問那兩同黨，才知東山諸俠真個厲害，另外還有百多條一群也被其餘四隊來人殺光，想是不願逞能，已將死狼挑回村去，沒有現出，故此還有四隊人不曾回來。這一驚真非小可。

由此對香粟村這班人絲毫不敢輕視。公亮與巴賊相識之後，本來不想走動，去年偶由外面回來，想起以前還有一家受苦的土人向其訴苦，為了限期未到，曾允明春往助，前往探看。那土人受苦不過，已蒙獵人鐵漢相助，居然脫險。公亮久聞鐵漢義氣，是個好人，前往尋他，不料無意之中遇見虎女。